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韓湘子全傳 第二回 脫輪回鶴童轉世 談星相鍾呂埋名

歎塵世忙忙，笑浮生一似攬梭樣。貂裘染，駟馬昂，爭名奪利不思量，妄想貪嗔薄倖狂。算英雄互古興亡，晨昏猶自守寒窗。總不如乘雲駕霧，覓一個長生不死方。

話說呂師把香燭在湘江潭底，那天將叉手躬身，回話已去。鍾師就在葫蘆內取出一粒金丹與鶴兒吃了，那鶴兒登時脫胎換骨，化做一個青衣童子，跟著兩位仙師前往永平州昌黎縣。走到韓家門首，恰好韓退之迎門出來。兩師見他人物軒昂，衣冠濟楚，頭頂上有霞光一道，身旁有捧爐童子相隨，便知是左捲簾大將軍沖和子，因醉奪蟠桃，貶在他家為男子。怕他不悟前因，日後毀謗玄門，唾罵佛祖。遂轉身商議道：「沖和子已將四十歲了，尚不回頭省悟，若再墮落火坑，貪戀繁華囂境，便沒有出頭的日子了。他兄韓會，鎮日焚香點燭，拜求子息，我和你回去奏聞玉帝，把這鶴童送與韓會為子，待他長成，我們又來度他成仙了道，然後轉度沖和子復還原職，豈不兩便。」兩師商榷已定，遂撥轉雲頭，帶了鶴童上昇天界。

不移時，來到南天門外，把領金書玉旨，巡遊到蒼梧縣湘江岸上，點化鶴兒等事，奏了一遍。玉帝傳旨，便著兩師送鶴童到那永平州昌黎縣韓會家投胎，托化為人，後行選用。兩師奉旨，忙對鶴童說道：「我再將仙丹與汝吞在腹中，化作一個仙桃，送你到永平州昌黎縣韓會妻子鄭氏懷內投胎，滿月之日，我二人又來看汝，與汝靈丹符水，待等十六歲，教汝成道，升入仙梯，長生不老，休得漏泄天機，有誤玉旨。」鶴童泣告兩師道：「弟子才脫得業軀，指望成真證果，跟著兩位師父逍遙自在，誰知又要去投胎為人，受血河狼籍，塵網牽纏，弟子不情願去了。」兩師道：「玉旨已出，誰敢有違，況汝雖脫了羽毛軀殼，還不曾修煉大丹，怎麼就得成正果？須正借父母精血，十月懷胎，如太上老君投托玉女懷中一般，才顯得修行結果。」鶴童又道：「既是要投胎托化方得成仙，彼時在湘江岸上點化弟子的時節，兩位師父何不就著弟子去托生人家，卻引弟子朝參玉帝，又送弟子下凡，費這許多辛苦周折？」呂師道：「不奉玉旨，誰敢擅專。」鶴童道：「弟子有詩一首，獻上師父。」詩云：

湘江岸上遇師尊，度我飛升見帝君。

今既脫離毛與殼，如何下土復為人。

呂師道：「我也有詩一首，汝謹聽著。」詩云：

鶴童不必苦淹留，且向韓家轉一籌。

異日功成朝玉闕，蒼梧江水也東流。

鶴童聽兩師吩咐已畢，只得吞下一粒金丹，化做一顆仙桃。兩師捧拿在手，騰步逍遙，直到韓家，恰好是三更時候，兩師就遣睡魔神托一夢與韓會妻子鄭氏。那鄭氏夢見太陽東出，寶鏡高懸，一隻仙鶴口銜著一顆仙桃，飛將下來，墮在他懷裡。旁邊閃出一個青巾布袍的道人，肩負著一口寶劍，口中高叫道：「韓會妻鄭氏聽者，吾乃兩口先生，奉玉帝敕旨，送這仙桃與汝為子。吾有一言囑汝，汝牢記取。」囑云：

鄭氏抬頭聽我言，從來仙語不虛傳。

送兒與汝承昭穆，他日來風上九天。

鄭氏夢中驚覺，不勝歡喜，便敲醒韓會，與他說道：「妾身一更無寤，二更輾轉反側，三更時分方才瞌眼睡去，就做一夢。夢見太陽東出，寶鏡高懸，一隻仙鶴口銜一顆仙桃飛將下來，墜在懷裡，又有青巾布袍寶劍的道人囑咐云云，你道這夢希奇也不希奇？」韓會喜道：「我夜來得的夢也與你一般的。今年四十二歲，未有子息，想是神天鑒察爾我隱衷，不該絕代，降生一個兒子接續家門香火也不見得。據夢中太陽東照，主生貴子，仙鶴銜著仙桃，一定是天庭降下好人臨凡。這兩口先生必然天上神仙，故此囑咐得明白。我如今且和你滿炷爐香，拜謝了天地，且看日後若何。」鄭氏道：「相公說得有理。」連忙披衣起來，梳洗端正，同韓會兩個燃寶炬，薰名香，朝天拜了八拜。到了天明，韓會將夜來夢兆一一對退之說了一遍。退之歡喜道：「若據這個夢兆，嫂嫂必定生一個好兒子接續韓門香火，端的不枉了九代積善，三世好賢。」有詩為證，詩云：

積善人家慶有餘，禍因惡積豈為虛。

韓門九代陰功茂，天賜嬰兒到草廬。

話不絮煩，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幸喜陰鷲門高，捻指間，鄭氏生下一子。那子生得兩耳垂肩，雙手過膝，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端的是好一個孩兒。匆匆喜氣，滿屋充闔，百眷諸親咸來作賀。這正是天上麒麟原有種，人間最喜蚌生珠也。不料這孩兒從生下來到滿月，日夜只是啼哭不住聲。韓會見了這個光景，轉添憂悶，與鄭氏商議道：「這孩兒生相不凡，久後必是好的，只是這般啼哭，合著相書上一句，說『小兒夜啼，沒爺沒妻』。多應是你我命中招他不得的緣故，不如把他過繼與親眷人家，做個乾兒子，待他養得成人，才收拾回來，有何不可？」鄭氏道：「前日不養得兒子，朝夕拜禱天地祖宗，怕絕了後代。如今幸得天地保佑，祖宗積德，生下這一點兒，且是好了。不想日夜啼哭，算來也是養不長的了，空受這十月懷胎的苦楚。若是把他過繼與別人家，後來也被人罵他是三姓家奴，不如送與叔叔做了兒子，倒是好的，只怕孀孀要不歡喜。」正說話間，只聽得街坊上有人拍著漁鼓，唱著道情，經過他家門首。那孩兒聽得漁鼓聲響，就住了口不啼哭；不聽得漁鼓聲，就哭將起來，忒煞作怪。看官，且說那敲漁鼓唱的是怎麼說話，孩子就肯聽他不啼哭？原來那敲漁鼓的道人就是呂祖師，唱的是一闕《桂枝香》，正提醒著鶴兒宿世之事，故此孩子惕然警醒，住了哭，聽他《桂枝香》云：

鶴童覺悟，師來看顧。一自去年送汝到昌黎，至今日，又離丹府。汝不要啼哭，汝不要啼突，聽咱吩咐，目今安否？暫拘束，久已後升騰紫霄，名鏤河府。

鶴兒寧耐，暫居天外。歎循環暑往寒來，捻指間，光陰二載。想韓門小孩，想韓門小孩，非常氣概，端的棟樑才。本是大羅天上客，思凡下玉街。

韓會見孩兒住了哭聽敲漁鼓，便對鄭氏說道：「這孩兒想是喜歡漁鼓聽的，可喚那敲漁鼓的人進來，敲一回漁鼓引逗他一會，待我問他，或者他有藥止得孩兒啼哭也不見得。」鄭氏便叫張千道：「汝去看那敲漁鼓的，叫他進來。」張千連忙跑到街上，叫道：「敲漁鼓的道人轉來，我家相公請你說話。」道人道：「莫不是韓大相公麼？」張千道：「你未卜先知，就是神仙一般。」道人道：「我比神仙也差不多些兒。」便跟著張千，搖搖擺擺走進門來，向韓會稽首道：「相公何事呼喚小道？」韓會道：「我止得一個孩兒，從生下來至今，已彌月多了，只是啼哭不止，正在憂悶，不想方才聽得漁鼓聲響，他就住了聲，恰像聽得一般，故此請師父進來敲一番漁鼓，唱一個道情，引逗他一時歡喜。」道人道：「要止兒啼，有恁難處，抱公子出來與我一看，包得他不哭了。」韓會道：「若得如此，自當重重酬謝。」鄭氏在屏風後面，抱孩兒遞將出來，韓會接在手中，遞與道人道：「這個便是學生的孩兒。」道人用手摩他的頂門說道：「汝不要哭，汝不要哭，一十六年，無榮無辱。終南相尋，功行滿足。上升帝都，下摯九族。」那孩兒聞言，恰像似快活的一般，就不哭了。韓會道：「師父高姓大名？仙鄉何處？」呂師道：「貧道棄家修行，人人喚我是兩口先生，就是我的姓名了，卻沒有家鄉住處。」鄭氏在屏風背後，輕輕地對韓會說道：「夢中說兩口先生送來的兒子，如今這師父說是兩口先生，莫不就是夢中的神仙？」韓會道：「雲遊方外的人慣會假名托姓，那裡信得他的說話。」道人笑道：「姓名雖一，人品不同，相公怎麼小覷人？」韓會道：「是學生有罪了。」又道：「孩兒喜得不哭，就煩師父替我孩兒取一個小名，何如？」道人道：「閻閻名家取怎麼小名，就起一個學名也罷。」韓會謝道：「若取學名更好。」道人道：「我從湘江路上走來，見那煙水滔滔，東流西轉，萬年不斷，最是長久。如今令郎取名韓湘，小名叫做湘子，願他易長易養，無難無災。異日榮華富貴，如湘水之汪

洋；壽命康寧，似湘流之不斷。」韓會道：「多謝指教，請坐素齋。」那道人把袍袖一展，化道金光而去，留下一個漁鼓，直逼逼轟在地上。韓會去拽那漁鼓的時節，那裡拽得起來。鄭氏近前去拽，也拽不動。叫人去搖，也搖不動。三五個人去拔，一發拔不起，就如生根的一般。鄭氏道：「這個道人一定是一位神仙，怪你我不識得他，故此留下這個漁鼓，做個證驗。眼見得當面錯過神仙了，快請叔叔來看便知端的。」韓會忙著人去請退之。

退之來到。鄭氏道：「請叔叔來非為別事，只因你姪兒啼哭不止，巧巧的有一個道人，打著漁鼓歌唱而來，孩兒聽見就不哭了。你哥哥請他進來打漁鼓唱道情，引逗孩兒歡喜。那道人說孩兒必成大器，在孩兒面前說了幾句話，又替孩兒取學名叫做韓湘。你哥哥留他吃齋，他拂袖化一道金光而去，留下這個漁鼓在此。你哥哥拿他不動，許多人也拽不起來，特請叔叔看個明白。」退之聞言，近前輕輕一扯，那漁鼓恰似浮萍無蒂，退草無根，扯了起來。地面上有「純陽子」三個大字，瑩然如玉一般。退之道：「這是呂洞賓下降，哥嫂肉眼自不識他。正是神仙不肯分明說，留與凡人仔細搜也。」於是大家香焚寶鼎，煙薰銀台，望空遙謝。

荏苒一載，湘子醉盤伊邇，韓會不勝歡喜。但湘子自從見那道人之後，一似癡呆懵懂，泥塑木雕的一般，也不啼哭，也不笑話。俗話說得好，只是買得他一個不開口。一日三餐把與他便吃，不把與他，他也不討，外邊雖是這般渾沌，心裡恰像是明白的，大家都叫他做「啞小官」。鄭氏也無如之奈。倏忽三週四歲，全沒一些兒掙扎。韓會思量：「湘子這般年紀尚不會說得半句言語，枉惹旁人恥笑，豈不是：

命裡無兒莫強求，強求雖有更添憂。

當年忙道無兒子，撇下千千萬萬愁。」

這韓會十分不快活，日夜憂愁，染成一病而亡。退之哭泣盡禮，置辦棺木，大殮已畢，安葬在祖塋之下。

一日，吩咐張千道：「大相公死了，止得這一點骨血，指望他成人長大，娶妻生子，接續韓門香火，誰知養到三週，尚然不會說話，莫非啞了，人家養著啞子也是徒然。汝等去街坊上看那好算命的先生尋一個來，待我把他八字推算一推算，若日後度得一個種兒，也好做墳前祭掃的人。」退之吩咐已完，那呂師在雲端聽見這話，便按下雲頭，化做一個算命先生，在那牌樓坊街上走來走去，高叫：「算命！算命！」這先生如何打扮：折疊巾歪前露後，青布袍左偏右皺。兩隻眼光碌碌望著青天，一雙手急窸窸搖著算盤。口中叫：命講胎元，識得根源，若有一命不准，甘罰二錢。

那張千連忙請他到家裡，見了退之。退之道：「先生高姓？家何方？」呂師道：「學生喚做開口靈，江湖上走了多年，極算得最好命。遇見太子就算得他是帝王子孫，遇見神仙就算得他是老君苗裔，遇見夫人就算得他丈夫是宰相、公卿，遇見和尚就算得他是華蓋坐命。」退之道：「依先生這般說起來，算命也是多事了。」呂師道：「說便這般說，八個字還有許多玄妙。不知相公有何見教？」退之說道：「我有一個姪兒，勞先生推算，若還算不准，先罰先生二錢。」呂師道：「從早晨出來尚不曾發利市，相公若要罰錢，請先稱了命金，待學生算不準時好做罰錢。」退之道：「這般渾話，免勞下顧。」呂師道：「請說八字來。」退之道：「建中元年二月初一日午時。」呂師道：「庚申年己卯月辛酉日甲午時。庚申乃白猿居蟠桃之位，己卯乃玉兔歸蓬島之鄉，辛酉為金雞入太陽宮畔，甲午為青鴛飛玉殿之旁。這八個字不是凡胎俗骨，主有三朝天子分，七輩狀元才，不出二十歲必定名登紫府，姓列瑤池，九族成真，全家證聖。若肯讀書，官居極品，只是少壽。目下正行墓庫運，主其人昏聩暗啞，如棄物一般，到了七八歲，脫運交運，自然超群出類。」退之道：「他如今像啞子一般，讀書料不能夠了。若說學仙，世上只有天仙、地仙、神仙、鬼仙，最下一等名曰頑仙，那裡有個啞仙？」呂師道：「他面」目清奇，形容古樸，心地十分透明，性質更覺聰明，一日開口說出話來，憑著顏回、子貢重生，也只如是。」

兩個談論正大，那鍾師父又化作一個相面的先生，按落雲頭，在韓家門首高叫道：「我鑿形辨貌，能識黃埃中天子；察言觀色，善知白屋裡公卿。饒他是仙子降凡塵，我也曉得他前因後果去來今。」

只見張千聽了這一篇大話，又忙忙地跑進來對退之說道：「相公，這算命的不為奇了，外邊又有一個相面的，說得自家是康舉還魂，許負再世，何不請他進來，一發把公子相一相？」呂師曉得是鍾師臨凡，便道：「相公說學生算命不准，且請這相面的進來，看他說話與學生相合也不相合？」退之依言，便吩咐張千去請。張千請得那相面先生到於廳上，與算命先生東西坐下。退之便指著湘子道：「請先生把這孩子相一相。」相面的先生定睛一看，便道：「兩耳垂肩，紫霧盤繞；雙手過膝，金光顯現；天倉豐滿，地角端圓；神清氣朗，骨格堅全，若非天子門前客，定作蓬萊三島仙。這公子不是愚癡俗子，頑蠢凡人。」呂師道：「星相兩家行術不同，每每各談己見。今日我兩人言語相同，豈不是公子生成的八字，長成的骨頭。」鍾師又道：「相公也請端坐，待學生也把相公細看一相何如？」退之道：「學生正欲請教。」鍾師把退之中幘聳一聳起，道：「天庭高闊，地角方圓，金木肩高，土星豐厚。顴骨插天，掌威權於萬里；日月角起，全忠孝於一門。五嶽拱朝，名標黃甲；浮犀貫頂，一生少病。鶴行龜息，局是天仙；露骨露神，終招險禍。以貧道論之：龍虎難分別，鸞鳳要失群。風霜八千里，接引有呆人。」退之道：「多謝先生指教，只是這幾句怎麼意思？」鍾師道：「這四句詩是相公一生結果，後有應驗。」退之道：「我姪兒湘子四歲還不會說話，就如啞子一般，如何是好？」兩師道：「要公子說話，有何難哉。貧道有一丸藥在此，送與相公，待明日五更時分，相公把無根淨水與公子吞下肚去，他就會說話了。」退之歡喜不勝，接了這丸藥，叫張千取白金二兩，封作兩封，送與兩位先生。兩師笑了一聲，分文不受，附著湘子耳邊囑咐幾句。囑云：

鶴童不用苦憂心，須情前因與後因。

丹藥驅除魔障淨，管教指日上蓬瀛。

囑罷，揚長出門去了。退之著人追趕之時，杳然不知去向，但見祥雲繚繞空中，瑞鶴飛鳴雲外。退之自思：「這兩個或是神仙也不見得，只待五鼓時分，姪兒吃了丸藥便見應驗如何。但他說我黃甲標名，官居台閣，不知應在幾年上，過了明日，收拾盤纏赴京科舉，又作理會。」正是：

時來風送膝黃閣，運退雷轟薦福碑。

有日蛟龍得雲雨，春風得意錦衣歸。

畢竟退之上京去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